

从《广东省土话字汇》看二百年前粤语 古知庄章精组声母的分合类型*

万波 甄沃奇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 香港新界)

提要 现代广州话等大多数粤方言古知庄章精四组声母合流。但据我们对目前所见最早之罗马字母标音粤语资料《广东省土话字汇》(1828)一书字音所作穷尽性考察,二百年前的粤语仍有 ch[tʃ]、ts[ts]两套啞音(塞擦音及同部位擦音)。但当时两套啞音声母各自涵盖的古声母范围如何?换言之当时粤语古知庄章精组声母分合类型如何?而这两套啞音声母当时又是否已经开始相混?在这些关系到粤语语音史以及现代粤语与其它汉语方言历史关系的重要问题上,学界目前仍有较大分歧。本文通过对《字汇》一书字音所作穷尽性分析,说明二百年前的粤语古知庄章精组声母字既不同于现代客、赣、湘、吴等多数汉语东南方言知二庄精与知三章组两分格局,也不同于多数闽语知组与精庄章组两分的独特类型,而是与远在北方的官话“济南型”相同,即属于古知庄章组与精组两分类型。据此文章提出了宋元以后曾有过一次大规模的跨越式北民南迁,从而形成了早期粤语的假设。文章最后强调,研究历史音韵必须注意区分个别字音的偶发变读与整个音类的全面相混,否则就容易对某些语言现象的性质产生误判。

关键词 粤语语音史 《广东省土话字汇》 古知庄章精组声母 字音变读 音类相混

一、引言

古知庄章精组声母在现代汉语方言中语音形式歧异,分合类型复杂,历史层次丰富,向来为汉语方言学者所瞩目。其今读类型及其所反映的历史层次不但是汉语方言分区的重要标准,也是考察各方言历史演变和相互间历史关系的重要视角。近几十年来,随着方言调查和历史音韵研究的不断深入,相关成果越来越丰富,而电子数据库技术的运用则使我们有可能对汉语方言古知庄章精组声母的读音类型和演变层次做一贯通南北古今的考察研究,本文就是这项研究计划中的子课题之一。

现代汉语东南方言中,客、赣、湘、吴等多数方言古知庄章精组声母均为知二庄精组与知三章组两分格局(张双庆、万波 1996、万波 1998、庄初升 2007、彭建国 2009),闽语除闽中方言为知、章、庄精组三分格局外,其余多为知组与精庄章组两分的独特类型,并且知组不论二三等都保留了今读塞音的存古形式(张双庆、万波 1996、万波 1998、张双庆、万波 2002、项梦冰 2004),而广州话等大多数粤方言则为古知庄章精四组合流型(何丹鹏 2007、万波、何丹鹏 2008)。但清初粤语韵书《分韵撮要》显示,当时的粤语亦为知庄章精组两分格局(刘镇发、张群显 2003;彭小川 2004)。据我们对《广东省土话字汇》(1828)一书字音所作穷尽性考察,二百年前的粤语确有 ch[tʃ]、ts[ts]两套啞音(塞擦音和同部位擦音)。不过当时两套啞音声母各自所涵盖的古声母范围如何?换言之当时粤语古知庄章精组声母分合类型如何?而这两套啞音声母当时又是否已经开始相混?在这些关系到粤语语音史以及现代粤语与其它汉语方言的历史关系的重要问题上,学界目前仍有很大分歧。如陈万成等〈近代广州话里的“私、师、诗”〉一文,以擦音“私_{精组心母}、师_{庄组生母}、诗_{章组书母}”为考察对象,认

* 本文为万波主持之香港特区政府研究资助局优配研究金资助研究计划“汉语方言中古知庄章精组声母的今读类型与历史层次研究”(CUHK451480)阶段性研究成果。

为“南方几个方言本来都是私师合流，诗组自成一类的”，即近代广州话与其它南方方言一样，为精、庄组与章组两分类型。(陈万成等 1990) 而彭小川〈粤语韵书《分韵撮要》及其声母系统〉一文认为清初韵书《分韵撮要》是精组与知、章、庄组对立，因为书中除了“师史四”韵外，其余各韵部中声母属精组的字绝大多数都与声母属知、章或庄组的字对立，分列不同的小韵。”(彭小川 2004: 19-20) 彭文并且为该书声母系统构拟音值，前者为[ts, ts', s]，后者为[tʃ, tʃ', ʃ]。丁国伟(2006: 15-22)在分析《广东省土话字汇》时则提出：

比较两组齿音声母字的来源，第一组齿音声母 ch/sh 由“章组和知组”及“庄组和精组”组成，第二组齿音声母 ts/s 由“庄组和精组”组成。从这个现象看来，得知较早时候，广州话有两套塞擦音声母，一组是 ch/sh，一组是 ts/s；及至马礼逊编撰《广东省土话字汇》时，两组塞擦音声母已出现相混，过程是 ts/s 组声母向 ch/sh 声母混。

那么在《广东省土话字汇》(*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下文简称《字汇》)¹时代，即约二百年前的粤语中，两套齿音声母是否已经出现相混情况？同时是否只有读 ts/s 组声母的字才变读 ch/sh 组声母？而两套齿音声母各自所涵盖的中古声母范围是否为“章组和知组”及“庄组和精组”？本文利用笔者自己建立的《字汇》全文字音电子数据库²，通过对《字汇》中所有知庄章精组字音所作穷尽性考察，以期能够解决上述问题。

下文将先简介《字汇》的声韵系统，接着通过对《字汇》一书知庄章精组字音所作穷尽性分析，说明二百年前的粤语古知庄章精组声母字既不同于现代客、赣、湘、吴等多数汉语东南方言知二庄精与知三章组两分格局，也不同于多数闽语知组与精庄章组两分的独特类型，而是与远在北方的官话“济南型”相同，即属于古知庄章组与精组两分类型。据此文章提出了宋元以后曾有过一次大规模的跨越式北民南迁，从而形成了早期粤语的假设。文章最后强调，研究历史音韵必须注意区分个别字音的偶发变读与整个音类的全面相混，否则就容易对某些语言现象的性质产生误判。

二、《字汇》的声韵系统

2.1 《广东省土话字汇》成书于 1824 至 1828 年间，乃第一本较完整的粤方言词典，也是目前所见最早之罗马字标音粤音资料。作者为罗拔·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他利用罗马字母记录了当时的广州音。

2.2 根据我们的整理归纳，《字汇》声母有 17 类 23 个，包括零声母：

p[p, p']	巴怕百	m[m]	麻买猛	f[f]	夫锋忿		
	跑朋批		墨密每		库欢霍		
t[t, t']	打灯探	n[n]	拿奶泞			l[l]	罗路累
	铁檀达		匿奴女				轮浪陆
ts[ts, ts']	济切情			s[s]	散松些		
	续速巡				续师事		
ch[tʃ, tʃ']	渣钗摘			sh[ʃ]	山柴术	y[j]	任有亦
	炒车至				书尝珊		形狱恩
k[k, k']	家耕楷	g[ŋ]	我牛银	h[h]	恐酷晓		
	咳杈极		硬额逆		血咸匣		
kw[kw, kw']	季刮亏					w[w]	话歪魂
	困狂掘						屈荣祸

¹ 本文所采用版本为 GANESHA 根据初版《字汇》所翻印。其印刷质量较佳，并且将分成三册的《字汇》合成一本，便于翻阅研究。Robert Morrison.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广东省土话字汇》) London: Ganesha Publishing Ltd, 2001.

² 后又蒙张洪年教授慷慨提供他所主持香港特区政府研究资助局研究用途补助金项目“近代粤语的演变——早期广东话话语材料研究”(HKUST/CUHK6055/02H)的研究成果“粤方言历史语料查询系统”，谨致谢忱。

[θ] 远热盐
护言莺

从上表可以看出,《字汇》标写声母时,塞音 p、t、k 及塞擦音 ts、ch 不分送气及不送气。³而啞音声母也明确标写成 ts、s 及 ch、sh 两组。

2.3 《字汇》有 54 个韵母:

	-i	-w/u	-y	-m	-n	-ng	-p	-t	-k
a [a]	ai[ai]	aou[au]		am[am]	an[an]	ang[aŋ]	ap[ap]	at[at]	ak[ak]
差花	债艾	吵咬		耽簪	反奸	猛蟒	匣蜡	刮七	择扼
	ei[ei]	âw[œu]		âm[əm]	ân[ən]	âng[ɛŋ]	âp[ɛp]	ât[ɛt]	âk[ɛk]
	制矮	舅丑		淋森	珍近	杏笙	揖湿	逸吉	德吃
ay[ɛ]						eng[ɛŋ]			ek[ɛk]
射邪						艇睛			刷石
e /ee[i]		ew[iu]		eem[im]	een[in]	ing[ɛŋ]	eep[ip]	eet[it]	ik[ek]
矢微		丢焦		欠严	面便	兄京	劫贴	截别	值力
eu [œ]			uy[œy]		un[ən]	eong[œŋ]		ut[œt]	eok[œk]
靴			堆水		论闰	丈箱		率律	桌琢
o[ɔ]			oy[ɔi]		oan[ɔn]	ong[ɔŋ]		oat[ɔt]	ok[ɔk]
助我			概腮		干安	江钢		割渴	学错
oo[u]			ooy[ui]		oon[un]			oot[ut]	
护夫			梅回		换宽			拨没	
u[y]					une[yn]			uet[yt]	
诛朱					冤穿			月夺	
		ow[ou]				ung[on]	op[op]		uk[ok]
		澳租				涌东	盒鸽		畜复
ze[ɿ]				im[m]		ing[ŋ]			
师事				唔唔		午五			

2.4 《字汇》不标声调。

三 古知庄章精组字在《字汇》两套啞音声母中的分布

本节通过对《字汇》中知庄章精组字的声母读音的统计分析,探讨早期广州话两套啞音所涵盖的中古声母范围。⁴先将统计结果表列如下:

表 1 《字汇》中知庄章精四组声母读音统计表⁵

	ts	百分比	s	百分比	ch	百分比	sh	百分比
共有字数 ⁶	283		162		266		191	
有效字数 ⁷	269		150		240		181	
精	110	40.9%	0		0		0	
清	59	21.9%	4	2.7	2	0.8	0	
从	56	20.8%	0		0		0	
心	8	3%	125	83.3	0		3	1.7
邪	28	10.4	6	4	1	0.4	0	

³ “In the dictionary, Morrison employs a traditional four-tone system of tone marks, but asserts that a knowledge of these is ‘useful, not essential’, and that: he would recommend the student to defer attention to them, till he has acquired a stock of words and idioms; and then if acquired at all, it must be by the ear from a living teacher. Without a good Chinese assistant, a correct pronunciation is not attainable; nor is at all of importance to reading and understanding Chinese books. The nicer modulations of the living voice cannot be taught by letters. Accents and other Marks may recall to a Native the right tone, but will not enable a Foreigner to acquire it”. “The Tons and Aspirates, are quite a secondary nature. Such distinctions do exist, but they are not necessary to write the Language, nor yet to speak it intelligibly.” “Introduction”, by Kingsley Bolton, Robert Morrison.,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广东省土话字汇》), p 21, 22.

⁴ 统计数据过程,笔者先从《字汇》逐字收入汉字及罗马音标,并根据英译推测意义,至于收字的原则,同一字出现多次,相同标音者,只收一次;不同标音者俱收无遗。

⁵ 《字汇》字例的中古音韵地位,一般根据《方言调查字表》,如无则据《汉字古音手册》及《广韵》,逐字校勘,以作统计。统计总数方面,由于《字汇》未有记录声调,因此遇上少数两读音,本文将按其中古音、今音推测而统计。

⁶ “共有字数”是指《字汇》中所有以该罗马字母标音标示的例字。

⁷ “有效字数”是根据“共有字数”,扣除了错误例、方言例、不明例而得出的余数,所占不多。

精组合计	261	97	135	87.1	3	1.3	3	1.7
庄	3	1.1	0		24	10	0	
初	1	0.37	0		22	9.2	0	
崇	2	0.74	3	2	8	3.3	5	2.8
生	0		12	8	3	1.3	41	22.7
庄组合计	6	2.2	15	9.7	57	23.8	46	25.4
知	0		0		33	13.8	0	
彻	0		0		11	4.6	0	
澄	1	0.37	0		43	17.9	0	
知组合计	1	0.37	0	0	87	36.3	0	0
章	1	0.37	0		71	29.6	0	
昌	0		0		21	8.8	0	
船	0		0		0		15	8.3
书	0		0		6	2.5	64	35.4
禅	0		0		7	2.9	53	22.1
章组合计	1	0.37	0	0	93	38.8	132	72.9

先观察表 1 古知庄章精组四组声母在《字汇》中读 ts/s 及 ch/sh 的情况。为清楚起见，可将表 1 简化为表 2:

表 2 《字汇》中知庄章精四组声母在两套塞擦音各占的百分比:

	占 ts/s 百分比(共 419 字)	占 ch/sh 百分比(共 421 字)
精组(402 字)	94.5%(396)	1.4%(6)
庄组(124 字)	5.0%(21)	24.5%(103)
知组(88 字)	0.2%(1)	20.7%(87)
章组(226 字)	0.2%(1)	53.4%(225)
知庄章组合计 (438 字)	5.4% (23)	94.6% (415)

表 2 显示，古精组字读 ts/s 占 94.5%，读 ch/sh 只占 1.4%。而古庄组字读 ts/s 只占 5%，古知、章组字更各只占 0.2%，三组合共不过占 5.4%；而读 ch/sh 者，古庄、知、章字三组分别占 24.5%，20.7%及 53.4%，合共占 94.6%。显然，《字汇》中读 ts/s 者主要来自古精组，读 ch/sh 者主要来自古知、庄、章组。不过由于后者各组字在《字汇》中的出现次数不一，如章组字远较知、庄组字为多，所以所占百分比似乎相差较大，但如果比较一下各组分别读 ts/s、ch/sh 的百分比，便会发现它们的比例是非常接近的，而与精组的情形截然相反。请看下表 3:

表 3 《字汇》中知庄章精四组声母读 ts/s、ch/sh 的百分比

	读 ts/s 百分比	读 ch/sh 百分比
精组(402 字)	98.6%(396)	1.5%(6)
庄组(124 字)	16.9%(21)	83.1%(103)
知组(88 字)	1.1%(1)	98.9%(87)
章组(226 字)	0.4%(1)	99.6%(225)

根据表 3，《字汇》402 个精组字中，读 ts/s 有 396 个，占精组字总数的 98.6%，读 ch/sh 只占 1.5%。而知组有 88 字，读 ch 者 87 字，占 98.9%，读 ts 者只有 1 字，占 1.1%；章组有 226 字，读 ch/sh 占 99.6%，读 ts/s 占章组字不足 1%；庄组有 124 字，读 ts/s 占 16.9%，较知、章组读 ts/s 的比例为多，这是因为少部份庄组字混入精组，情况与现代普通话相似。但庄组字读 ch/sh 仍占 83%，整体上和知、章组的情况比较接近，而和精组读 ch/sh 只占 1.5%

的情况差距较大，显然，将庄组归入知、章组一类较为恰当。

综上所述，《字汇》声母系统中，读 ts/s 有 94.5% 来自精组，知庄章组相加亦不足 6%；读 ch/sh 有 98.5% 来自知庄章三组，精组只有 1.5%。因此，两套塞擦音——ts/s、ch/sh 组的四组中古声母来源可归纳为：ts/s 组主要属精组，ch/sh 组分属知庄章组。由此可推断，古知庄章精组字在当时广州话两套啞音中的分布格局为：知庄章三组合流读舌叶音 ch/sh，与单独读舌尖前音 ts/s 的精组对立。

四、《字汇》中两套啞音变读字的性质

根据上文统计，《字汇》中古精组字主要读 ts/s，但有少数字例外，读 ch/sh；而古知庄章组主要读 ch/sh，又有少数字例外读 ts/s，我们把这些读 ch/sh 的精组字和读 ts/s 的知庄章组字称作“变读字”。那么这些字是否说明当时两套啞音声母已经开始相混？又是否显示相混的方向只是 ts/s 组单向混入 ch/sh 组？

以下将对所有例外字作一穷尽式的考察，并比较现代粤语中塞擦音尚未合流的台山、开平及连县(清水)方言读音，⁸ 以探讨这种变读的性质。为清楚起见，下面将精组及知庄章组的例外字分列两表。除列出各字于《字汇》的标音和统计其于《字汇》的出现次数，并以中古声母及《分韵撮要》⁹作为参照。

先观察精组混入 ch/sh 声母情况：

表 4 精组混入 ch/sh 声母字表

汉字	中古声母	《分撮》拟音 ¹⁰	《字汇》标音	出现次数	台山、开平	连县(清水)
猜	清	ts'ai	chai	14	ts'	ts'
囚	邪	ts'eu	ch'aw	2	t'	ts'
珊	心	ʃan	shan	8	s	ʃ
擦	清	ts'at	tsat, tsăt	4	ts'	ts'
梭	心	sɔ	so、sho	2	s	ʃ

表 4 显示，“猜”、“囚”在《分撮》中尚属精组读音，皆为 [ts']，但至《字汇》变读 [tʃ']。其中“猜”有 14 个用例，显示不可能是误记。由此可以推断，“猜”由精组变读知庄章组应发生于《分撮》成书以后至 1828 年之间，今台山、开平方言均读 [ts']，连县(清水)读 [tʃ']，均属知庄章组读法¹¹，与上述现象一脉相承，可为旁证。而“珊”情况与“猜”相似，只不过在《分撮》中已变读知庄章组字读音 [ʃ]，至《字汇》亦读 [ʃ]，且有 8 例。因此可以推断最迟于十八世纪中，“珊”已出现舌叶擦音的变读，至现代粤语台山等方言仍保留“珊”知庄章组字读音，如台山及开平读 [s]、连县(清水)读 [ʃ]。¹²然“囚”在台山、开平读 [t']、连县(清水)读 [ts']，属精组读法，与《字汇》的情形并不一致，而且只有 2 个用例，到底是当时已出现变读，还是马氏笔误，尚待进一步研究。不过，即使“囚”已出现变读知庄章组的情况，上述情况也并不能说明《字汇》两套啞音已经开始相混，其性质只是少数字的例外变

⁸ 据何丹鹏(2007: 3-5)《粤语精知庄章组今读的历史层次研究》，四邑话精组读舌尖塞音 t、t'，从、邪、心母读边擦音 t 及齿间擦音 θ，知庄章组读为 ts、ts'、s，而连县(清水)精组读 ts 组，知庄章组读 ts' 组。

⁹ 本文所据《分韵撮要》版本为《新辑写信必读分韵撮要合璧》(香港陈湘记书局校对重印本，出版年月不详)。

¹⁰ 本文拟音据刘镇发、张群显：《清初的粤语音系——《分韵撮要》的声韵》，《第八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 12 月，第 1 版)，页 206-223。

¹¹ 四邑话精组读舌尖塞音 t、t' 及边擦音 t，知庄章组读 ts、ts'、s。连县(清水)精组读 ts、ts'、s，知庄章组读 ts、ts'、s。参前注 206。见詹伯慧，张日昇：《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 版)，页 117-128；张晓山：《连县(清水)四邑话与广州话声韵特点比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 3 期(1994 年 7 月)，页 136。

¹² 同上注。另，普通话也读 [ʃ] 声母。

读，这就犹如现代粤语中少数帮母字读送气音，如“编”、“遍”等，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认为现代粤语[p]、[pʰ]开始相混一样。此外，今普通话里也有少数庄组字读成舌尖前擦音，如“所”、“搜”、“颯”、“馊”、“搜”、“森”、“涩”、“瑟”、“畜”、“缩”；读成舌尖前塞擦音不送气的，如“阻”、“辘”、“邹”、“淬”、“扎”、“侧”、“责”；读成舌尖前塞擦音送气的，如“厕”、“篡”、“测”、“策”、“册”、“岑”，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因此认为现代普通话的舌尖前擦音与舌尖后擦音已经开始相混。

“擦”、“梭”的情况与上述三字不同，在《分撮》中分别读[tsʰ]、[s]，属精组读音，至《字汇》马氏则指“擦”读 ts 或 ch 俱可，即有两读；而“梭”也出现 s、sh 两读，各有 1 例。由此推断，十八世纪中，“擦”、“梭”的读音尚未变化，于 1828 年前出现两读。有趣的是这种两读情况在现代塞擦音尚未合流的方言中也有体现，出现保留精组读音或知庄章组读音两种情况，如今台山、开平读[tsʰ]、[s]，为知庄章组字读音；连县(清水)“擦”读[tsʰ]，保留了精组字读音，但“梭”读[s]，为知庄章组读音。因此，“擦”、“梭”的两读也并不能说明《字汇》两套擦音已经开始相混，其性质只是少数字具有两读，这就犹如现代粤语中“盖”的声母有[k]、[kʰ]，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认为现代粤语[k]、[kʰ]开始相混一样。

“梭”在《分撮》中尚属精组读音，读[s]。至《字汇》出现 s、sh 两读，各有 1 例。由此推断，“梭”应于《分撮》成书至 1828 年期间，出现[s]、[ʃ]两读情况，至今台山及开平读[s]而不读[ʃ]；连县(清水)读[s]而不读[ʃ]，都保留了知庄章组的读音。然而，以上各字出现[s]及[ʃ]的读音，也并不能说明《字汇》两套擦音已经开始相混，理由与上述情况相同。

再看知、庄、章组混入 ts/s 声母情况：

表 5 知、庄、章组混入 ts/s 声母字表

汉字	《字汇》标音	出现次数	中古声母	《分撮》拟音	台山、开平	连县(清水)
淬	tsze	2	庄	tsɿ	t	ts
厕	tsze	2	初	tsʰɿ	ʈ	ts
柿	tsze	2	崇	tsʰɿ	ʈ/s	ts
事	sze	173	崇	sɿ	ʈ	ʃ
史	sze	1	生	sɿ	ʈ	ʃ
师	sze	21	生	sɿ	ʈ	ʃ
狮	sze	1	生	-	ʈ	ʃ
士	sze	9	崇	sɿ	ʈ/s	ʃ
搜	sow	1	生	səu	ʈ	ʃ
谗	tsam	4	崇	tʃʰam	tʰ	tʃʰ
绉	tsāw	3	庄	tsəu	ts	tʃ
霜	seong	7	生	sœŋ	s	ʃ
孱	san	1	崇	ʃan	-	-
箏	tsāng	1	庄	tʃœŋ	ts	tʃ
旄	tsew	1	澄	tʃiu	-	-
叻	tsun	1	章	tʃen	-	-
摔	sut	1	生	-	-	-
率	sut	3	生	ʃet	ʈ	s
	sze	3		sɿ	ʈ	ʃ
	shi	3				

使	shei	12	生	ʃei	-	
霎	sap	1	生	sap	-	-
	shap	1				
生	sǎng	1	生	s(ʃ)æŋ	s	ʃ
	shǎng,	42				
	shang					
少	sew	1	书	ʃiu	s	ʃ
	shew	11				
所	so	1	书	ʃo	s	ʃ
	sho	10				

上述知、庄、章组混入 ts,s 声母字可分为只有一读及兼有 ts,s 及 ch,sh 两读两大类。先讨论第一类。这又有四种情况:

首先是“滓”、“厕”、“柿”、“事”、“史”、“师”、“狮”、“士”、“搜”等9字,在《分撮》中均已变入精组读音,读[ts, ts', s]¹³,至《字汇》亦读[ts, ts', s],可见9字由知庄章组变读为精组读音应发生于《分撮》成书前。现代粤方言中,地处珠江三角洲的台山、开平上述9字亦均变入精组读音,与《分撮》和《字汇》一脉相承,音值为相对应的[t, t']¹⁴。而粤北的连县(清水)方言,前3字为精组读法[ts],后6字则保留中古晚期知庄章组读音[ʃ],说明连县(清水)方言在《分撮》成书前已与珠江三角洲方言有异。

其次是“率”、“谗”2字,《分撮》中尚为知庄章组读音,分别读[ʃ]、[tʃ],至《字汇》变入精组,读音分别为[s]、[ts']。二者各有3例和4例,标音一致,显示不可能是误记,由此可以推断,此2字由知庄章组变读为精组读音应发生于《分撮》成书后至1828年前。今台山及开平方言此2字亦为精组读音,与《字汇》同,音值为相应的[t]、[t']。连县(清水)“率”亦为精组读音,音值为[s];“谗”则为知庄章组读音,音值为[ʃ]。

再次是“绉”、“霜”2字,《分撮》里均为精组读音,分别为[ts]及[s],至《字汇》亦读[ts]及[s]。“绉”有3例、“霜”有7例,均标音一致,显示不可能是误记,由此可以推断,二字由知庄章组变读为精组读音,应发生于《分撮》成书前。不过此2字今台山及开平属知庄章组读音,音值为相应的[ts]、[s],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是《字汇》后发生的回头演变,二是这两处方言当时就与广州话有差异,到底如何尚需进一步研究。而连县(清水)读[tʃ]、[ʃ],均属知庄章组读音。

最后是“箠”字,《分撮》中尚属知庄章组读音,读[tʃ],至《字汇》变读精组读音为[ts]。不过“箠”在《字汇》中仅1例,而且今台山、开平及连县(清水)均属知庄章组读音,因此,是马氏笔误,还是“箠”在当时确实已出现变读,尚需进一步研究。

再讨论兼有 ts, s 及 ch, sh 两读音例。“使”在《分撮》中有 [sɿ] 及 [ʃei] 两读,分别属精组及知庄章组读音。至《字汇》有三读,其中 shei 应继承自《分撮》 [ʃei], 然台山、开平、连县(清水)等方言均未有此读音;而《分撮》读 [sɿ] 者,于《字汇》则变为读 [s] 和 [ʃ]。这种两读情况在现代啞音尚未合流的方言中同样也有体现,如今台山、开平读 [t], 属精组读音;连县(清水)读 [ʃ] 则是保留了知庄章组字读音。

¹³ 《分撮》未收“狮”字,但据中古同一音韵地位的“师”在《分撮》中的读音,以及“狮”在《字汇》中的读音,可推知“狮”在《分撮》时期的广州话里也当读[s]声母。

¹⁴ 台山、开平精组读舌尖塞音 t、t' 及边擦音 t, 知庄章组读 ts、ts'、s。另,“柿”、“士”在开平方言中有[sɿ]两读。

“生”、“少”、“所”3字¹⁵在《分撮》中均属知庄章组读音，读[ʃ]。至《字汇》有s、sh两读。但从数量上来看，“生”只有1例读s，却有41例读sh；“少”只有1例读s，却有11例读sh；而“所”也只有1例读s，却有10例读sh，可见读s的都是孤例，而读sh的数量却颇大。再看今台山及开平读[s]、连县(清水)读[ʃ]，均属知庄章组读音。因此《字汇》读s者很有可能是误记，否则较难解释这种回头演变现象。当然是否如此尚需进一步参考其它早期粤语材料才能定说。这样看来，真正能确定有两读的只有“使”一字。

综上所述，《字汇》中少数精组及知、庄、章组字变读、两读的情况，都只是个别字音的偶发变读，并非整个音类的全面相混，尤其是兼有ts,s及ch,sh两读的字例非常少。因此它们并不能说明《字汇》声母系统中两套啞音声母已开始相混，同时也并不能以此否认《字汇》年代广州话精组读[ts, ts', s]与知、庄、章组读[tʃ, tʃ', ʃ]两分的格局。

五 结语

综上所述，根据《字汇》，二百年前粤语的两套啞音分别涵盖中古精组与知庄章组声母，其中古精组字声母主要读成[ts, ts', s]，而古知庄章组声母主要读成[tʃ, tʃ', s]，呈两分格局。现代粤语仍有部分方言点保留了这种古精组与知庄章组声母两分的格局，如四邑和连县(清水)。《字汇》中虽有少数精组及知、庄、章组字出现变读、两读的情况，但所占比例极少，其性质都属于个别字音的偶发变读，而并非两套啞音在音类上的整体混淆。而且两套啞音偶发变读的方向也并非只是精组由ts/s组声母单向变读ch/sh组声母，知庄章组也有由ch/sh组声母变读ts/s组声母的。以前，我们往往根据早期粤语“私师”与“诗”对立，认为早期粤语古知庄章精组声母也与现代客、赣、湘、吴等多数汉语东南方言一样，属于知二庄精组与知三章组两分型方言，因此自然会认为现代粤语古知庄章精组声母即由客、赣、湘、吴等多数汉语两分型合流而来，也就自然认为粤语与客赣等南方方言具有密切的历史关系。但从我们对《字汇》古知庄章组声母分合类型所做考察分析来看其实不然，早期粤语古知庄章精组声母分合类型完全不同于上述多数现代东南方言，而是与某些平话、土话方言相同(张双庆、万波 1998、庄初升 2004)，尤其是与熊正辉(1990)〈官话区方言分ts tʃ的类型〉一文中所言远在北方的济南型官话相同，这就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粤语与其它现代汉语方言的历史关系了。根据韵图等文献资料，济南型官话知庄章组与精组两分类型宋元时期即已形成，而在地理上粤语和官话之间又横亘着客、赣、湘、吴等汉语南方方言，这就让我们有理由假设：或许宋元以后曾有过一次较大规模的跨越式北民南迁岭南事件，从而形成了早期粤语。我们希望以后能找到历史人口统计学的资料来证明这一假设。

以上对《字汇》古知庄章组声母分合类型所做考察分析给我们的启发是，在进行历史音系研究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区分个别字音的偶发变读与整个音类的全面相混，否则就会对某些语言现象的性质产生误判，即如前文所讨论过的，把早期粤语中少数精组字由ts/s组声母变读ch/sh组声母，以及少数知庄章组字由ch/sh组声母变读ts/s组声母的偶发现象，误为整个音类的全面相混。

参考文献

1. Robert Morrison.,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广东省土话字汇》), London: Ganesha Publishing Ltd, 2001.

¹⁵ “霎”为生僻字，s、sh各一读，今台山、开平、连山均无此字的读音纪录，不予讨论。

2. 陈万成、莫慧娴1990〈近代广州话里的“私、师、诗”〉，载詹伯慧主编《第二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页72-78。
3. 丁国伟2006〈1828年至1947年中外粤语标音文献反映的语音现象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论文。
4. 何丹鹏2007〈粤语精庄知章组声母今读的历史层次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专题研究论文。
5. 李蓝2007〈早期粤语文献中的粤语音系及相关语言学问题〉，载张洪年、张双庆、陈雄根合编：《第十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81-92。
6. 李新魁1996〈一百年前的广州音〉，《开放时代》，1987年第10期，页65-68。
7. 刘泽民1999〈客家话的舌齿音声母及其演变——兼论客家话与北方话的分离年代〉，《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7卷第2期，页196-201。
8. 刘镇发、张群显2003〈清初的粤语音系——《分韵撮要》的声韵系统〉，见于詹伯慧主编：《第八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206-223。
9. 彭建国2009〈湘语知庄章声母的读音类型与历史演变〉，《语言科学》第4期。
10. 彭小川1992〈粤语韵书《分韵撮要》及其韵母系统〉，《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页153-159。
11. 彭小川2004〈粤语韵书《分韵撮要》及其声韵系统〉，载彭小川：《粤语论稿》，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页15-24。
12. 万波1998《赣语声母的历史层次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论文。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13. 万波、何丹鹏2008〈论粤语古精庄知章组声母今读的历史层次及相关音值的来源〉，第十三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香港：香港理工大学。
14. 王洪君2007〈《中原音韵》知庄章声母的分合及其在山西方言中的演变〉，《语文研究》第1期。
15. 项梦冰2004〈闽语古精庄知章组字今读的分合（描写篇）〉，载项梦冰：《闽西方言调查研究》（第1辑），汉城：新星出版社，页321-346。
16. 熊正辉1990〈官话区方言分ts tʂ的类型〉《方言》第1期。
17. 张双庆、万波1996a〈从邵武方言几个语言特点的性质看其归属〉，《语言研究》第1期，页1-15。
18. 张双庆、万波1996b〈南雄（乌径）方言音系特点〉，《方言》第4期，页290-297。
19. 张双庆、万波1998〈乐昌（长来）方言古全浊声母今读的考察〉，《方言》第3期，页178-187。
20. 张双庆、万波2002〈知庄章组声母在闽语及周边方言里的今读类型考察〉，刊《闽语研究及其与周边方言的关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1. 张晓山1994〈连县（清水）四会话与广州话声韵特点比较〉，广州：《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3期，页131-140。
22. 庄初升2004《粤北土话音韵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148-150。
23. 庄初升2007〈论赣语中知组三等读如端组的层次〉，《方言》第1期，页15-22。